



梁斌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4.4—2024.4)

《红旗谱》是梁斌创作的一部红色经典小说,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华北平原上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图景,其间穿插了大量的地域风景描写,一直为人所称道。风景描写来源于梁斌对生活的真实体察和经验积累,是作家在乡土情怀的自然流露。零星繁多的风景描写是梁斌以个人的审美旨趣与政治规范在文学领域进行的博弈,从侧面反映出创作主体的审美价值与艺术追求。

风景描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从《诗经》《楚辞》始,风景对于文学而言,不仅是托物言志的凭借,更是内容与题材。风景描写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中并不特殊,但对于1949年—197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却有别开生面的意义,也因此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梁斌与赵树理、柳青等作家遵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宗旨,从乡土生活中寻找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创作了一批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作品。这里的风景描写极大纾解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成为《红旗谱》弥合革命叙事与文学性追求之间裂隙的调和剂。梁斌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滹沱河上的风景描写饱含着醇厚的乡土之情,与孙犁笔下诗意的白洋淀一道成为华北大地经典的风景展示。小说中描述了冀中平原四季的美丽景色,春季“田野里一片绿油油的麦苗,像绿色的海洋”“桃花、梨花、杏花竞相开放,姹紫嫣红,美不胜收”;酷暑“烈日当空,热气逼人”“田间地头,农民们汗流浹背地耕作”;秋天“金黄的稻田,一望无际”“果园里,苹果、梨子、桃子挂满了枝头”;当然也少不了冬天的寒冷,“大雪纷飞,银装素裹”“寒风凛冽,滴水成冰”。从春日的美景、夏天的辛劳、秋季的丰收到冬天的严寒,在四季轮回中带领读者欣赏燕赵大地的四时分明之美,体会生命的律动与生活的酸甜苦辣。《红旗谱》中的风景描写是在宏大历史叙事之外对真实生活的细节追求,表明作家的创作植根于日常生活,以及对自然生命的赞美,这增加了小说行文的活力,有效提升了作品的生命力。

梁斌曾说:“家乡、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像母亲的乳汁一般的哺育着我。”《红旗谱》虽然是典型的阶级斗争叙事,但它的文学性追求并不因此而削弱。小说中关于冀中平原的一景一物都裹着浓厚的泥土味道,表达了作者对土地深情、对乡土的爱恋。“宝地上的泥土是黑色的,拿到鼻子上嗅,有青葱的香味,这是长好庄稼的泥土,它从爷爷血液里生长出来……”“青砖瓦房,小桥流水”“炊烟袅袅,鸡犬相闻”“滹沱河水波荡漾,白洋淀碧波万顷”的乡村生活呈现出一派人与自然的和谐之境。

梁斌文学表达之外作家对家乡山川风物的热爱,还具有某种田园乌托邦式的精神寄托。如果说孙犁打开了诗意、柔美的白洋淀,那么梁斌则打开了华北平原上质朴、刚健的另一扇门窗。学者孙郁曾说,“我读赵树理、孙犁、梁斌的书,感到旧文人身上没有的东西。他们滚在泥土里,又有超越象外的目光,以感性笔触,画出大千世界的森林林林总总,也含着很深的学问。”《红旗谱》中的风景描写成功解锁了作家记忆的阀门,浓厚的乡土之情跃然纸上,也令人触景生情、回响不息。经典作品总是历久而弥新,当下我们依然能被《红旗谱》中的风景描写所打动,那是这方土地给予了作家梁斌的记忆图谱,深植于他的心中,于字里行间洋溢出诗意的乡土情怀,也令他的小说深具地域文学的质感与品格。

当下,全球化对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冲击显而易见,快节奏的生活、加速度的创作,导致一些作家体验生活的真实度和深入度打了折扣,也缺少了发掘万物之美的探索精神与哲学眼光。事实上,作家越是扎根于现实社会生活,越能写出优秀的风景。地域文学从未过时,并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致力于挖掘天津文化的冯骥才,捕捉上海人情世故的王安忆,书写鄂伦春族故事的迟子建等当代作家,将地域文学的味道酝酿得更为醇厚而甘甜。

“一切景语皆情语”,《红旗谱》中的风景描写生动地展现了冀中平原的自然风光和乡村生活,是作家乡土情怀的承载与展示,丰富了华北平原地域文化的内容,也是这部小说能够吸引不同时代读者的魅力所在。

《红旗谱》是梁斌创作的一部红色经典小说,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华北平原上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图景,其间穿插了大量的地域风景描写,一直为人所称道。风景描写来源于梁斌对生活的真实体察和经验积累,是作家在乡土情怀的自然流露。零星繁多的风景描写是梁斌以个人的审美旨趣与政治规范在文学领域进行的博弈,从侧面反映出创作主体的审美价值与艺术追求。

风景描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从《诗经》《楚辞》始,风景对于文学而言,不仅是托物言志的凭借,更是内容与题材。风景描写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中并不特殊,但对于1949年—197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却有别开生面的意义,也因此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梁斌与赵树理、柳青等作家遵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宗旨,从乡土生活中寻找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创作了一批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作品。这里的风景描写极大纾解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成为《红旗谱》弥合革命叙事与文学性追求之间裂隙的调和剂。梁斌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滹沱河上的风景描写饱含着醇厚的乡土之情,与孙犁笔下诗意的白洋淀一道成为华北大地经典的风景展示。小说中描述了冀中平原四季的美丽景色,春季“田野里一片绿油油的麦苗,像绿色的海洋”“桃花、梨花、杏花竞相开放,姹紫嫣红,美不胜收”;酷暑“烈日当空,热气逼人”“田间地头,农民们汗流浹背地耕作”;秋天“金黄的稻田,一望无际”“果园里,苹果、梨子、桃子挂满了枝头”;当然也少不了冬天的寒冷,“大雪纷飞,银装素裹”“寒风凛冽,滴水成冰”。从春日的美景、夏天的辛劳、秋季的丰收到冬天的严寒,在四季轮回中带领读者欣赏燕赵大地的四时分明之美,体会生命的律动与生活的酸甜苦辣。《红旗谱》中的风景描写是在宏大历史叙事之外对真实生活的细节追求,表明作家的创作植根于日常生活,以及对自然生命的赞美,这增加了小说行文的活力,有效提升了作品的生命力。

梁斌曾说:“家乡、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像母亲的乳汁一般的哺育着我。”《红旗谱》虽然是典型的阶级斗争叙事,但它的文学性追求并不因此而削弱。小说中关于冀中平原的一景一物都裹着浓厚的泥土味道,表达了作者对土地深情、对乡土的爱恋。“宝地上的泥土是黑色的,拿到鼻子上嗅,有青葱的香味,这是长好庄稼的泥土,它从爷爷血液里生长出来……”“青砖瓦房,小桥流水”“炊烟袅袅,鸡犬相闻”“滹沱河水波荡漾,白洋淀碧波万顷”的乡村生活呈现出一派人与自然的和谐之境。

梁斌文学表达之外作家对家乡山川风物的热爱,还具有某种田园乌托邦式的精神寄托。如果说孙犁打开了诗意、柔美的白洋淀,那么梁斌则打开了华北平原上质朴、刚健的另一扇门窗。学者孙郁曾说,“我读赵树理、孙犁、梁斌的书,感到旧文人身上没有的东西。他们滚在泥土里,又有超越象外的目光,以感性笔触,画出大千世界的森林林林总总,也含着很深的学问。”《红旗谱》中的风景描写成功解锁了作家记忆的阀门,浓厚的乡土之情跃然纸上,也令人触景生情、回响不息。经典作品总是历久而弥新,当下我们依然能被《红旗谱》中的风景描写所打动,那是这方土地给予了作家梁斌的记忆图谱,深植于他的心中,于字里行间洋溢出诗意的乡土情怀,也令他的小说深具地域文学的质感与品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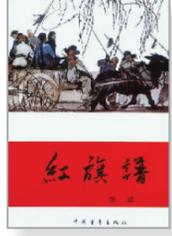
当下,全球化对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冲击显而易见,快节奏的生活、加速度的创作,导致一些作家体验生活的真实度和深入度打了折扣,也缺少了发掘万物之美的探索精神与哲学眼光。事实上,作家越是扎根于现实社会生活,越能写出优秀的风景。地域文学从未过时,并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致力于挖掘天津文化的冯骥才,捕捉上海人情世故的王安忆,书写鄂伦春族故事的迟子建等当代作家,将地域文学的味道酝酿得更为醇厚而甘甜。

“一切景语皆情语”,《红旗谱》中的风景描写生动地展现了冀中平原的自然风光和乡村生活,是作家乡土情怀的承载与展示,丰富了华北平原地域文化的内容,也是这部小说能够吸引不同时代读者的魅力所在。

《红旗谱》是梁斌创作的一部红色经典小说,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华北平原上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图景,其间穿插了大量的地域风景描写,一直为人所称道。风景描写来源于梁斌对生活的真实体察和经验积累,是作家在乡土情怀的自然流露。零星繁多的风景描写是梁斌以个人的审美旨趣与政治规范在文学领域进行的博弈,从侧面反映出创作主体的审美价值与艺术追求。

一切景语皆情语

李 小 茜



王南澍教授近照

师生如同同学

——记我的老师王南澍教授

王 时 中



王南澍教授部分代表作

合与重建,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所做的阐释,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他还主张借马克思主义与以康德、牟宗三为代表的哲学家进行深入的对话,通过相互辩难,达到相互吸纳借鉴,从而推进中国哲学精神的重建,这些都大大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角。目前,王老师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比较与汇通研究”,这个主题汇集了他三十多年来的思考,体大思精,立意高远,目前成果丰硕,值得关注和期待。

陶行知先生曾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但王老师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却是“师生关系的最高境界是师生如同同学”。这一方面体现了王老师在学术道路上严于律己、平等待人的可贵品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壮心不已、学术生命力依旧强劲的自信与底气。这种精神在学界是非常宝贵的。事实上,在我们学生心目中,他既是授业解惑的“恩师”,又是交相问学的“同学”,更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在他严肃认真的外表下,是一副古道热肠;即使有时候的当头棒喝,也掩饰不了对学生的无私关爱。只有当他成了“他”,才真正体会到他的尽心尽责、尽职尽责。2019年,王老师获评“全国模范教师”,我们皆认为这是实至名归的。

时至今日,我认识王老师已经27年,作为他的学生与曾经的同事,共同相处也逾20年。我有时也反问自己:如果27年前那一个闷热的夏天,我没有走进湘潭大学文科楼的小教室聆听到王老师的授课,那么,我现在又在哪里,将去往何方?我沉思良久,只能告诉自己,没有“如果”,因为表面上的机缘巧合,其实早已是命中注定。(作者系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学人小传】

王南澍,陕西凤翔人,生于1953年7月。1976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化工机械系,从事过一段时间技术工作后改修哲学,1986年于中央党校理论部获哲学硕士学位,1989年于南开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1998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1999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获宝钢教育奖,2007年获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优秀教师称号。

留下的成果将随时间推移而益发珍贵。

1986年,天津杨柳青年画社出版个人文集,选择了王树村《中国民间年画史论集》,希望是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一个良好的开端”。卷首“出版说明”写道,王树村“数十年如一日,在中国民间年画研究方面,特别是有关家乡杨柳青年画史的介绍,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国内,在国内外也引起了反响”。文集收录《杨柳青年画史概要》《中国年画史叙要》,论史之外,还有不少篇幅为“记”——《绵竹年画见闻记》《福建传统年画调查记》《拾遗记——闽南民间“纸马”考察的访问记》,从中可见树村先生探访民间美术的足迹,所记文字当与对画派的记录异曲同工吧。

现在我们知道,俄罗斯的文化场馆藏有不少清代年画。这个秘密是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1987年带来的。李福清蒙来华找到王树村,请他前去看年画,促成两国联合出版画集。在异邦的博物馆里,年画一幅幅过眼,王树村不假思索,这个上海有,这个在天津,这个我个人的收藏里有,这个在中国已无存……李福清感叹,“真正的年画名录全在王树村的脑袋里”。

1995年,我写了一篇介绍王树村先生的文章,在一家报纸上刊发。不久,《收藏》杂志联系我,希望能扩充内容,在该刊物上推出。《收藏》杂志看重的,自然是藏家、藏品那个“藏”字。

这便是王树村的“藏”“记”“论”,如三角支撑,扎实地撑起一座建构。有人称他“年画抢救第一人”,有人说他创立了民间美术史学科。他是老黄牛精神献出毕生精力的拓荒者。50余部著述和编撰,1959年《杨柳青年画资料集》首开其端,《中国美术全集·民间年画》《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是重头戏,又有《中国民间年画百图》《百出民间画谱》《门与门神》《钟馗百图》等相继问世。2002年《中国年画史》出版,先生题赠“王树村年八十岁,于北京”,我珍藏至今。

邮缘(五)

“奋不顾生”王树村

吴裕成

洁上丛话



吴裕成

用《生肖牛俑》明信片,自制《丁丑年》首日邮票,贴题诗剪报:“表演过365回鼠咬天开,小耗子从值年台蹦下来。好金牛除旧布新掌五岁,催春华催秋实做四季的统帅……”请王树村先生题字,他画了低首力进的黄牛,红日当空,原野缤纷,题字“奋不顾生”,名款后缀“99.7.7”。我感觉,这是树村先生晚年壮心不已、笔耕不辍的写照。

王树村(1923—2009),天津杨柳青人。我因工作与先生结识,有着二十多年的交谊。关于王树村,我曾写道,古镇杨柳青对于中国民间美术,不仅贡献了木版年画,还贡献了一位年画收藏家和年画艺术史家。

王树村讲,由于偏爱家乡风物,少年时代即收集和临摹年画。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在中央美术学院专修美术史,继而从业民间美术研究。对于年画的研究,他不仅注意作品实物,相关资料,还注重寻访民间画师,记录他们的创作经验,整理历代师徒口耳相传的画诀。先生题赠我的第一本书是《中国民间画诀》,出版于1982年,120页薄册子,分量却沉甸甸的。从“绘事总诀”到“观画法诀”,包括人物、楼台界画、鸟兽山水、色彩笔法,是他多年调查记录的结晶。这些口诀的精妙,举出人人物为动。动作表现性格,如持扇:“文生扇扇,花脸扇肚,小生不过唇,黑罩到头顶。丑扇目,且掩口,媒婆扇两眉,僧道扇衣袖。”几百条画诀的知识涵盖,不仅仅在于造型艺术的技法。

旧时,画诀不外传,年画作坊里有一习俗,即所谓“能赠十锭金,不撒一句春”,“春”即画诀,再加上行业秘密语,“劈青”指画人像,“通天手”指画神佛,“擀彩”指画笔之类,访求记录不易,整理汇集也非常轻松。树村先生下的学是散珠成串功夫,将只言片语归纳为技法与美学的系统呈现。借时非遗传承用语,这不就是建档保护、抢救性记录吗?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他率先做了,

潜山望水

金 学 钧



里的老家对我来说只是一缕乡愁。上世纪70年代,于桥水库实行“一水一麦”,就是春夏时库区可种一季麦子,以弥补口粮的不足。雨季时以蓄水为主,不发大水,还可收获一季高粱。虽然没在这里生活过,但是我小时候没少吃这里的小鱼、白沟瓜、熬烂子饽饽。记得有一次爷爷赶着马车,车厢里垫满青青的高粱叶子,上面堆满青瓜和小洋西瓜,拉到生产队的场上,等待分瓜的大人和孩子脸上都洋溢着过节一般的喜悦之情。引滦入津后,这里已是波平浪静,我乘着小船注视着水下的故土,望着映入水面的峰山,一种沧桑之感油然而生。那些祖先的墓碑、街巷老屋、袅袅炊烟,都已沉入另一个时空。

克思主义”的某一人物或者思潮展开,但王老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有着自己的整体考量,并且主张“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注意吸收整合新材料,以求双向推进,相得益彰。虽然我们同门之间选择的研究对象众多,但王老师总能够从宏观上予以精御把握,特别是在材料的介绍、观点的提出令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通透与开阔。该文曾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至今还是知网上本专业引用率最高的文献之一。还记得,当我通过电子邮箱第一次与王老师沟通,表示想要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的时候,他回复我的称呼是“时中同学”,并欢迎我报考。时隔二十多年,这个称呼我依然记忆犹新。

在本世纪初,国内学界又开始集中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这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又一次热潮。事实上,王老师在世纪80年代就主译过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科尔施的代表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但二战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迅猛,且流派众多,思想庞杂。毋庸讳言,当时国内大多数的研究还是停留在翻译介绍、初级转述的层次,因而亟待提出一个从整体上予以消化吸收的思想框架。我入学后,前后几届师门同学的选题大都选择“西方马

克思主义”的某一人物或者思潮展开,但王老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有着自己的整体考量,并且主张“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注意吸收整合新材料,以求双向推进,相得益彰。虽然我们同门之间选择的研究对象众多,但王老师总能够从宏观上予以精御把握,特别是在材料的介绍、观点的提出令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通透与开阔。该文曾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至今还是知网上本专业引用率最高的文献之一。还记得,当我通过电子邮箱第一次与王老师沟通,表示想要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的时候,他回复我的称呼是“时中同学”,并欢迎我报考。时隔二十多年,这个称呼我依然记忆犹新。

在本世纪初,国内学界又开始集中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这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又一次热潮。事实上,王老师在世纪80年代就主译过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科尔施的代表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但二战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迅猛,且流派众多,思想庞杂。毋庸讳言,当时国内大多数的研究还是停留在翻译介绍、初级转述的层次,因而亟待提出一个从整体上予以消化吸收的思想框架。我入学后,前后几届师门同学的选题大都选择“西方马

克思主义”的某一人物或者思潮展开,但王老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有着自己的整体考量,并且主张“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注意吸收整合新材料,以求双向推进,相得益彰。虽然我们同门之间选择的研究对象众多,但王老师总能够从宏观上予以精御把握,特别是在材料的介绍、观点的提出令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通透与开阔。该文曾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至今还是知网上本专业引用率最高的文献之一。还记得,当我通过电子邮箱第一次与王老师沟通,表示想要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的时候,他回复我的称呼是“时中同学”,并欢迎我报考。时隔二十多年,这个称呼我依然记忆犹新。

克思主义”的某一人物或者思潮展开,但王老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有着自己的整体考量,并且主张“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注意吸收整合新材料,以求双向推进,相得益彰。虽然我们同门之间选择的研究对象众多,但王老师总能够从宏观上予以精御把握,特别是在材料的介绍、观点的提出令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通透与开阔。该文曾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至今还是知网上本专业引用率最高的文献之一。还记得,当我通过电子邮箱第一次与王老师沟通,表示想要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的时候,他回复我的称呼是“时中同学”,并欢迎我报考。时隔二十多年,这个称呼我依然记忆犹新。

克思主义”的某一人物或者思潮展开,但王老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有着自己的整体考量,并且主张“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注意吸收整合新材料,以求双向推进,相得益彰。虽然我们同门之间选择的研究对象众多,但王老师总能够从宏观上予以精御把握,特别是在材料的介绍、观点的提出令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通透与开阔。该文曾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至今还是知网上本专业引用率最高的文献之一。还记得,当我通过电子邮箱第一次与王老师沟通,表示想要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的时候,他回复我的称呼是“时中同学”,并欢迎我报考。时隔二十多年,这个称呼我依然记忆犹新。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天津日报 合办

《疾速营救》·高龄连姆·尼森 再次出演动作片

曹宇田

本周推介的佳片是2023年上映的电影《疾速营救》,影片最大的看点是主演连姆·尼森。从2008年的《飓风营救》开始,到2014年的《空中营救》,再到这部《疾速营救》,连姆·尼森15年内参与拍摄了9部“营救”系列动作电影。连姆·尼森1952年生于英国北爱尔兰,从小学开始他就发现自己对表演有着突出的热爱,但父亲为了让他在学校少受欺负,送他去学拳击。从9岁到17岁,连姆·尼森一直在练拳击,甚至成了一名业余拳击运动员。在拳击场上也交到了许多知心朋友。然而,后来一场冲突改变了他的生活,这场冲突中有三千多人丧生,其中就包括连姆·尼森一些同练拳击的朋友,但他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去。这场冲突成为连姆·尼森人生的转折点,他此后的生活中一直笼罩着朋友离去的阴霾。再后来他离开了拳击场,重新拾起对表演的热爱,在银幕上演绎了许多拯救者的形象,如《辛德勒的名单》中的德国商人辛德勒,《孤星泪》中的冉阿让,《蝙蝠侠:侠影之谜》中蝙蝠侠的人生导师等,他在谈及那场冲突对自己职业生涯的影响时说:“这是一种创伤后应激障碍,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给我带来伤害,但肯定塑造了我的性格,我扮演这些角色,带来救赎与正义的力量。”

2000年之后,连姆·尼森已年过半百,面临事业下滑的危机,但一次上海之旅为他扭转了局面。2006年,连姆·尼森受邀参加第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遇到了担任评委会主席的吕克·贝松。当时吕克·贝松正在为新的动作片找演员,连姆·尼森读了剧本后非常心动,他忐忑地对吕克·贝松说:“我知道你肯定不是你心目中的人选,但我想让你知道,我是一个业余的拳击手,而且我很想拍这样的电影。”在剧组多次寻找演员失利后,备选演员连姆·尼森就这样出演了吕克·贝松担任制片人及编剧的影片《飓风营救》,而这部投资不过2500万美元的电影,最终收获2.26亿美元票房,成为国际影坛低成本高回报的动作片新典范。连姆·尼森也因此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开启了“营救”新篇章。自2018年《通勤营救》上映后,连姆·尼森就说要告别银幕,但当他拿到《疾速营救》剧本后,沉浸其中停不下来,他就知道退休计划要泡汤了。《疾速营救》改编自2015年的西班牙电影《炸掉银行经理》,原作为西语世界电影最高奖戈雅奖颁奖礼上获8项提名2个奖项的好成绩。71岁的连姆·尼森再次披挂上阵,告诉世人,只要你有梦想,无论身处哪个年龄段,都是当打之年。

4月13日22:01 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疾速营救》,4月14日14:56“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天地有形,山亦有象。或拔地入云,巍峨峻伟;或连绵不绝,逶迤成章;或潜伏地下,偶露头角,是为潜山。天津市蓟州区北部群山连亘,紧傍燕山主峰,黄崖屹立,长城奔腾,气势恢宏。州河由东入境,西流绕过翠屏山下,直抵沧海。东部的州河,南岸是号称小燕山的火转山、卧虎山,北岸远处是九龙山、娘娘顶、八宝山、黄花山,南北青翠,夹护一带碧水。北岸的近处却是一脉潜山,东西走向,时断时连,时隐时露。断者潜者为平畴沃野,村庄点缀,自在山水之间;连者露者,小丘凸起,高不过数十米。与南北的大山相比,十几公里的西山丘,一脉相连,似草书中的飞白,又似夸张的盆景。

凤凰山、蜘蛛山、峰山、龙山、好女塔山、羊胡子山、大堡子山一线排开,成为州河北岸一景,成为翠屏湖的天然屏障。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凤凰山紧邻蓟州城,相传是宋朝开国宰相赵普少年读书的地方,因而,“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现在仍然是美谈,成为凤凰山青少年活动中心传统教育的内容。凤凰山和对岸的翠屏山之间,架起了于桥水库大坝,成为引滦入津工程的重要水利

枢纽。历史上,这些潜露山丘周围的百姓,在山上建有塔、庙、寺,观,现在大多只留有遗址,青砖残碑,古树青云还依稀记载着过往的帆影。在马伸桥镇峰山西面的小山坡上,屹立着一株高8米、胸围91厘米的古槐。这棵古槐生长旺盛,北面是古代峰山药王庙遗址。1959年修建于桥水库后,庙南面的村落沃野,已经成为碧波浩渺的翠屏湖。峰山药王庙所在的山也称北堡子山,主峰海拔118.2米;在崔各寨北,古代山上曾有寨堡。明朝嘉靖年间《蓟州志》记载:“峰山,在城东三十里,高十丈,周一里。又名孤山,盖以四无山阜,特然独峙,故也。”民国时期《蓟县志》记载:堡子山“东西长二里,南北最宽半里,如横冈。中峰顶上有庙,民国三十一年毁于火;东麓有庙曰大佛寺;西麓有庙曰谭峰山庙,旧历四月二十二、二十三日有庙会。男女甚盛。”这里的峰山庙即古槐生长的地方。峰山村于明代建村,因近峰山故名,村子聚落依山就势,呈东西长方形。药王庙旁还有三教寺,西北方向几十米的地方是唱戏的戏楼。日子,方历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是峰山庙会的日子,方圆十几里的村民都到这里赶庙会,非常热闹。唱大